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

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

[波兰]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 著

黄煜文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

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

[波兰]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 著

黄煜文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 / (波) 皮莱茨基著；黄煜文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8

书名原文：The Auschwitz Volunteer: Beyond Bravery

ISBN 978-7-5192-0255-2

I . ①奥… II . ①维… ②黄… III .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史料 IV . 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342 号

Copyright©2012 by Jaroslaw Garlinski and Aquila Polonica(U.S.)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the English edition, which was translated by Jarek Garlinski and published by Aquila Polonica(U.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quila Polonica(U.S.)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卫城出版）授权。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

著 者：[波兰]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

译 者：黄煜文

责任编辑：赵鹏丽 包晓婧

装帧设计：黑白熊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010-64038355（发行） 64015580（客服） 64033507（总编室）

网 址：<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wpcbjst@vip.163.com

销 售：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mm × 1230 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90 千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01-2015-2152

ISBN 978-7-5192-0255-2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我现在在奥斯维辛玩的游戏相当危险。

这句话无法真正传达现实；

事实上，我做的事已经远超过真实世界的人眼中所谓的危险……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

1939 年的欧洲 *



© Aquila Polonica

* *The Auschwitz Volunteer: Beyond Bravery*, p.vi.

波兰：1939 年 9 月 *



----- 德国与苏联间的分界线

1939 年 9 月 1 日 德国军队从北面、西面及南面入侵波兰

1939 年 9 月 17 日 苏联军队从东面入侵波兰

1939 年 9 月 28 日 德国与苏联同意瓜分波兰的分界线

* *The Auschwitz Volunteer: Beyond Bravery*, p.ix.

占领波兰：1939—1941 年 *



-  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
-  德国控制的波兰总督府
-  苏联吞并的波兰领土。这部分领土在 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后被德国占领
-  1939 年 9 月之前的波兰

* *The Auschwitz Volunteer: Beyond Bravery*, p.x.

导言

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的部分存有许多误解。每个人，包括最深入这个领域的专家，总是能不断学到新的内容，并且增益自己理解的精确度。举例来说，有个基本的误解与这场战争的道德框架有关：许多西方人以为欧洲战场只有一个邪恶的政权，也就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而争取自由、法治与正义的民主国家则结成联盟对抗这个帝国。然而事实上，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军事武力，也就是斯大林的苏联，尽管与纳粹主义在各方面存有差异，却同样是集体屠杀的罪犯。1939年9月，斯大林开启战争，与希特勒共同犯下这个罪行。即使当苏联于1941年6月遭到德国攻击，斯大林也无收手之意。许多夹在德苏之间的国家，例如波兰，它们同受两国的荼毒，在战后也依然未获得有意义的解放。皮莱茨基上尉（Captain Pilecki）对这点了解得相当真切，他知道唯一有效的道德立场就是反对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与集中营的灾难有关。许多西方人一直想象集中营是纳粹的专利，他们也未能区别出集中营（如达豪（Dachau）或马伊达内克（Majdanek））与彻底的死亡营（如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重大差异。很少有西方人知道，“解放奥斯维辛”的苏联，一直忙着建立他们自己庞大的集中营系统。其实，俄语的首字母缩语古拉格（GULAG），指的就是“集中营国家管理局”。所有的迹象显示，苏联的镇压工具杀伤的人命远比纳粹要来得多。

1945年，皮莱茨基完成了有关奥斯维辛的第三份报告，这个时期他与德国暴政的斗争已经结束，与苏联暴政的斗争刚要开始。这份报告深刻地指出二十世纪

中叶的欧洲正面临双重威胁。

我在研究 1944 年华沙起义时，充分体会到皮莱茨基的伟大之处。他几乎是独自在华沙的主要干道上抵抗德国装甲部队达两星期之久；他使用假名“罗曼”（Roman），然后消失在防空洞里，持续抵抗，直到整个行动两个月后投降为止。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人就是四年前故意在街上被党卫军搜捕，然后被送到奥斯维辛的那位英雄人物。1943 年顺利逃亡之后，他写了第一份有关奥斯维辛的报告。我读过这份报告，它应该是最早试图将集中营内部状况告知外界的文献。皮莱茨基是波兰军官，也是天主教徒。他把抵御外侮视为一种爱国与宗教责任。如果有值得缅怀与纪念的盟军英雄，我想很少有人比得上皮莱茨基。

但皮莱茨基惊人的事迹并未随着和平的到来而结束。他遭不公正的司法判处死刑，被波兰共产政权毁灭。波兰共党以斯大林的利益马首是瞻，它把所有非共党的抵抗分子都视为叛徒与纳粹支持者。皮莱茨基的名字反映了数百万人的悲剧命运，而这些人已被西方遗忘。只有当我们了解皮莱茨基命运的恐怖之处，我们才能体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是怎么回事。

英国学术院院士，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

英国牛津，2012 年 2 月



皮莱茨基，1922 年。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许多英雄男女奋起，展现了人类精神最高贵的一面，挺身与邪恶对抗。其中有许多人，并非出于自愿卷入各种灾难，身体、情感与心灵受到极大的挑战，但他们仍勇于面对这一连串的艰难。而其中的另一群人数量更少，他们主动迎向危险，与邪恶奋战。

在这群人数不多但特立独行的英雄当中，波兰陆军上尉维托尔德·皮莱茨基尤其引人瞩目。他自愿参与一项几乎可以说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卧底任务，地点在奥斯维辛。

皮莱茨基是英雄行为的最佳例证，他树立的典范超越了宗教、种族与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皮莱茨基为盟军担负了最戏剧性的任务。尽管如此，他的故事却不为西方所知。

为什么皮莱茨基的故事无法普遍流传？答案很简单：二战之后，波兰共党政权刻意湮灭了他的事迹。因为皮莱茨基在奥斯维辛将近三年的任务结束之后，他的英雄行为并未因此停止。

皮莱茨基逃出奥斯维辛之后，替波兰国家军进行情报工作，于1944年参与华沙起义，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二战结束时，皮莱茨基还被关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里。然后，到了1945年年底，他自愿参与另一次卧底任务：战后的波兰由于共产党开始夺权，局势变得动荡不安，皮莱茨基回到波兰，为波兰流亡政府秘密搜集情报。

遗憾的是，这成了他最后的任务。皮莱茨基被波兰共党政权当成西方间谍加以逮捕，经过诸般拷问之后，于1948年被处死，享年四十七岁。他的英雄事迹也

被从波兰历史上删除。

现在，这是第一次，英语系的读者有机会透过皮莱茨基的文字，一睹他的故事。这位杰出人物冒险从事组织活动，对抗奥斯维辛各种难以言喻的恶行，向世界揭发这个恶名昭彰的死亡营的恐怖现实。如果当时皮莱茨基的警告能获得重视，历史的发展很可能因此出现变化。

皮莱茨基对自己亲身经历所做的描述，涵盖了奥斯维辛最初始的时期：从1940年9月，也就是德国启用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不久，一直到1943年4月皮莱茨基从集中营脱逃为止。他的报告提供了奥斯维辛较不为人知的一手信息——例如，这座集中营最初是用来关押波兰政治犯；消灭苏联战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的“最后解决方案”，一开始仅略具雏形，之后在1942年开始认真执行。

皮莱茨基的经验与观察提供了一个视角，使我们得以一窥奥斯维辛的全貌。凡是对犹太人大屠杀感兴趣的读者，都应该阅读这部作品。而这本书或许也在无意间呈现了一个深具良知之人如何面对不可想象的恐怖，如同皮莱茨基在开头为他的严谨事实描述说的这段话：

他们告诉我：“你愈贴近事实，不做任何评论，那么你的描述就愈有价值。”

于是我照他们的话做……但人非木石，焉能无情，更何况即使坚硬如石，也会有感而出汗之时。

上帝造人之时，他心里想着，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如同已故的维托尔德·皮莱茨基上尉一样。愿皮莱茨基的生命激励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天，无论事情大小，都能努力行善。

波兰首席拉比，麦可·史考特雷奇（Michael Schudrich）

波兰华沙，2011年12月



皮莱茨基，1930年代。

英译者说明

本书是根据维托尔德·皮莱茨基上尉的 1945 年报告打字稿翻译而成。这份报告为伦敦波兰地下运动研究信托基金会所有。

事实上，这份报告是皮莱茨基描述他在奥斯维辛生活的第三份报告，也是最完整的一份。1943 年 6 月，就在他逃出集中营后不久，他在新维希尼奇（Nowy Wiśnicz）与塞拉芬斯基（Serafiński）一家同住，并且在这里写就长约十一页半的第一份报告。几个月后，1943 年秋，皮莱茨基在华沙扩充了报告内容，称为 W 报告。1945 年夏，在意大利服役于英国指挥下的波兰第二军期间，他完成了完整的报告，也就是我翻译的这本书。皮莱茨基写信向佩琴斯基（Pełczyński）将军说明，这份报告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写的。

不管是 W 报告还是 1945 年报告（除了 1943 年 6 月报告的某些地方），皮莱茨基把文件里提到的人名都代换掉了，无论是集中营的囚犯还是其他人，还有许多地点，他都用号码，或有时候用字母加以取代。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这些人与他们的家人，直到 1945 年战争之后，这种保密工作依然有其必要。皮莱茨基的 1943 年 6 月报告与 1945 年报告的人名代号索引已完全亡佚。许多学者经过努力研究，其中包括我已故的父亲约瑟夫·加尔林斯基（Józef Garliński）与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博物馆的亚当·奇拉（Adam Cyra），破解了 1945 年的代码，并且确定了报告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的名字。

1991 年春，也就是最初的调查工作结束后又过了数年，1943 年秋的 W 报告的一份几乎完整的人名索引（记录了 235 人中超过 200 人的姓名）在华沙的档案

馆中被发现。这份索引，连同皮莱茨基 1947 年被捕时被拿走的文件，一并归还给皮莱茨基的儿子安杰伊（Andrzej）。然而，这份索引上的数字与 1945 年报告不完全相符。举例来说，在 1945 年报告中，苏尔玛奇基上校（Władysław Surmack）是 1 号，但在 W 报告中却是 8 号；在 1945 年报告中，吉尔维奇上校（Juliusz Gilewicz）是 121 号，但在 W 报告中却是 72 号。

三份报告记录的事实也有不尽相同之处，我已在本文的注释中指出几个比较重要的差异。我使用亚当·奇拉的重要作品《奥斯维辛的自愿者：维托尔德·皮莱茨基（1901—1948）》（*Ochotnik do Auschwitz: Witold Pilecki [1901—1948]*），作为人名对照的最新来源，我在正文里提到的这些人名都用括号括起来。

在翻译时，我选择保留皮莱茨基讲话不连贯、经常讲到一半中断的说话风格，因此有许多字句用括号或引号括起来。我试着忠于原著，保留皮莱茨基的口语与不连贯，我牢记，报告是在很匆促的状况下写成的。然而，我也在一两个地方加进皮莱茨基未明言的文字，但我这么做是为了真实反映当时电光火石般的变化。

皮莱茨基偶尔会有记忆出错的时候，我会在注释中指出来。我也更正了几个比较奇怪的德语词的拼写。他使用德语词或集中营黑话的地方，我会尽可能沿用，只在必要的地方才代换成英文。

关于地名问题，我要简单说明一下。波兰语是出了名的饶舌难念，例如 Brzeszcze、Brzezinka、Oświęcim、Wiśnicz。如果有公认的英语表示方式，那么我会使用英语，如 Birkenau、Minsk、the Vistula、Warsaw。但是，我刻意挑选了极具召唤性的 Kraków，而未选择单调的英语地名 Cracow，因为后者对我来说反而觉得陌生。这种例子其实所在多有，譬如一般人不会把“Bois de Boulogne”译成英语“Boulogne Wood”。街名都保留了波兰语，不过我使用了英语“Street”来代替波兰语“Ulica”。

虽然近来倾向于使用 1944 年华沙起义（Warsaw Rising），但必须坦承，我比较喜欢旧的说法 Warsaw Uprising。

最早将皮莱茨基带到世人面前的，是我已故的父亲约瑟夫·加尔林斯基于 1974 年出版的开创性作品《在奥斯维辛奋战》（*Oświęcim Walczący*），一年后这本书被译为英文。1943 年，我的父亲在奥斯维辛待了几个月（囚犯编号 121421），并且被关在刑罚营里。事实上，这是第一部由严谨的历史学家针对奥

斯维辛抵抗运动写成的作品，同时父亲也在破解皮莱茨基的人名代码方面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他在这方面帮了我很多忙。

我要感谢伦敦波兰地下运动研究信托基金会的斯托林斯基（Krzysztof Stoliński）博士，感谢他愿意提供报告，以及耐心回复我在邮件里提的问题。感谢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博物馆的亚当·奇拉博士不厌其烦地接受我的询问。最后，我要感谢波洛尼卡出版社的编辑泰格纳先（Terry Tegnazian）与穆查（Stefan Mucha），感谢他们的建议与校阅。

雅瑞克·加尔林斯基（Jarek Garliński）

美国得州，2012年2月



皮莱茨基与妻子玛利亚，1944 年。

英文版出版说明

版本

《奥斯维辛卧底报告》给出版者带来编辑上的挑战。皮莱茨基上尉的 1945 年报告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写，而是为了向波兰军上级报告奥斯维辛内部状况，在仓促中写成的。在撰写报告时，皮莱茨基正准备进行另一个秘密任务（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参与战后波兰的战斗（事实上已形成内战）。这是一场由苏联支持的波共政权与散布全国各地的反共抵抗组织的战争。

皮莱茨基没有时间编辑、修改或润色他的文章，反而使这份奥斯维辛任务报告充满了直接描述以及他个人的声音——读起来仿佛皮莱茨基就跟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译者雅瑞克·加尔林斯基希望保留皮莱茨基报告里显现的独特精力与人物真实面貌，而我们也同意这么做。

结果，报告的绝大部分我们几乎未做任何修正。风格上的不连贯，格式、标点符号与提及的各项事物，这些一般来说都会在编辑过程进行修正的，我们分毫未动。

皮莱茨基以波兰语撰写报告，但他也使用一些德语词汇，因为德语是纳粹德国集中营使用的语言。皮莱茨基并未使用标准的德语，他有时并未将德语名词的首字母大写，但有时又这么做。但大致来说，他会将德语融入写作中，仿佛这些德语名词就是波兰语，而波兰语中（英语也是如此）绝大多数普通名词的首字母都未大写。不仅如此，皮莱茨基也会添加波兰语词汇末尾的变化以表示复数形，

或者视情况需要添加词汇的其他部分进去。在当时，无论是皮莱茨基还是波兰陆军高层全都通晓德语，因此他们完全不需要翻译就能理解报告的内容，而他们也不认为皮莱茨基的写法有什么不寻常。

在翻译这份报告时，我们绝大多数遵循皮莱茨基特有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同样让德语名词的首字母保持小写。我们也会把德语当成英语，直接在字尾加 s 作为复数形——就跟皮莱茨基将德语词融入波兰语的叙述中一样。除了专有名词、对话与引用的资料，原则上我们只会在德语名词第一次出现时以斜体形式标出。考虑到许多英文读者并不通晓德文，我们会将绝大多数的德文名词译为英文，但如果词的意思在上下文中很明了，我们还是会保留德文。此外，我们也编订了词汇对照表。

皮莱茨基偶尔会以波兰的速记方式来表示日期，我们已经改成英文常用的形式。例如，皮莱茨基的 16.ii.43 改成 16 Feb.'43。

在提到朋友与同志时，皮莱茨基经常会用绰号或昵称来表示。例如，原本叫塔德许（Tadeusz），报告中称为塔德克（Tadek）；原本叫杨（Jan），报告中称为雅内克（Janek）、雅希克（Jasiek）、雅斯（Jaś）或雅希欧（Jasio）。此外，加尔林斯基先生在其《英译者导言》里详细提到，皮莱茨基通常会用数字或字母作为代码来取代真实的姓名，目的是保护当事人。因此，除了一般的索引，我们还制作了数字与字母代码的索引，以及这些代码背后代表的真实姓名，而当中也包括皮莱茨基称呼他们时使用的绰号与昵称。

人物的真实姓名与德语词翻译在文中用方括号括出，以区别皮莱茨基使用的一般括号。

报告大致依照年代顺序写成，但却是以完整一大篇文字呈现出来，中间没有分章节，也没有区隔的标题。我们维持皮莱茨基这种不间断的叙事形式，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在每一页的书眉标上年份，然后从皮莱茨基报告中拣选出几个重要片段编成目录置于本书前面部分。至于更详细的报告年表，则以附录形式加以补充。

翻译皮莱茨基报告是件辛苦的工作。原始报告超过一百页，毫无空行，页缘也挤得满满的。皮莱茨基使用的是手动打字机，行间补充不少手写部分。我们仰仗加尔林斯基先生的语言造诣，由他协助我们翻译皮莱茨基的报告，此外他在文学、